

員番奇立

112376

7.63
76

女 陪 審 員

錢牧風畫封面

女 陪 審 員

張問鵬女士作

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29

8370

813.85
1122

獻給姊姊

目 次

- 一 血書
- 二 女陪審員
- 三 一個樵柴的女子
- 四 絮因女士
- 五 學監馬老太
- 六 女丐
- 七 日本太太

自序

自序

我因為要替可憐的女同胞們解除痛苦。雖然碰破頭顱，却不曾看見一絲功效，甚至把自己沉入悲哀的海底，所得到的，依然是黑暗和空虛，我本想再起來去碰頭去，然而我不能，因為我的生命力消沉，並且也沒有我實行的餘地了；無可奈何，祇得拿起這支禿筆來，把女同胞們受苦的情形，約略寫了幾段，便集成這一冊小說。內中什九是好的女主人公，不過有一篇，却是寫一個壞女人的故事，主人公反是男的。但是壞女人障礙婦女的解放，也

應當使人家知道。排斥壞女人，而同情好女人，方不是婦女主義的盲從者。

從前雖曾被朋友逼著寫過幾篇小說。在各種婦女刊物上發表，但那些祇好算是不講結構的散文，而不是小說，所以不曾收在這本冊子裏。

這半年來，雖然讀了些別人的作品，究竟是小孩子的學步，離成功還差得遠咧；又因為心緒不良，行文晦澀而缺少生氣。然而這一切我都不管，祇求發出我胸頭的悶氣就夠了。

一九二九年四月松雪館於上海

女 陪 審 員

血 書

大江縣的名流“華龍”先生，正在自己的房間裏寫信。他已經換過八張信紙，壞掉兩枝筆，依然不能寫好一封信。他便扔下筆倒在椅子裏，心跳得和撞鐘一樣，覺得房間裏的空氣異常鬱悶。他又跳過去，把所有的窗子通統打開，讓外面的雪花飄入，落在桌上，……方覺得心頭舒暢一點。於是關好窗，拭淨了桌子，再拿幾塊煤添在火爐裏，又坐



她想：她今晚是一定要到大名流聯歡會的，她的丈夫

(南)

當然也同去，我何必定要湊在一塊去教她傷心，不如寫信去告假的好。但是自從她出閣以來，我只見過她一次，我今年已是五十八歲的人了，沒有多少日子活在世上，再見她一面也好。”

他於是不再寫信，慢慢把衣鈕解開，從貼身掛著的一只小銀絲口袋裏拿出一張信紙來；那信已經褪了顏色，斑斑點點的淚漬，和黯淡的血迹，混作一片，幾乎辨不出字迹來。然而華龍先生保存這張血書，已有二十八年之久，在他眼中看去，真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，就是拿全世界的東西同他交換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他守著這血書，過了二十八年枯寂無聊的鰥居生活，沒有妻子，沒有兒女，現在存到垂暮之年，一切都快完結了。

他在那張血書上吻了幾次之後，就把牠收入袋裏，扣好鈕子，記起了二十八年前的的一幕：

“正是晚春天氣，碧桃花開得很盛，他和雪君兩人，一同到城南公園去遊玩，一出城門，雪君

就高興得厲害，不肯坐車子，定要下來自己走，我也只好陪著她。她在許多田岸上跳著跑著，活潑得和小鳥一樣，跑到河灘邊，採了很多野花，要我替她拿著；……我兩隻手裏都是花了，她也累得滿頭是汗，挽著我的臂膊，喘息著，叫“慢點走！”她的頭髮幾乎擦到我的嘴邊來，一陣處女的芳香，真把我迷醉了。……這樣，一直走到城南公園的門口。車夫也拉著兩乘空車子，跟我們進內停著。

“我們走進茶亭，滿亭的人們，都把眼光注視她的全身；她這天穿一件常青嗶嘰呢的西裝，戴著寬邊的草帽，比平時越顯得丰神飄逸，粉團般的面上，又出了汗，就像雨後的桃花一般，白裏泛出紅潤來。

“我拿扇子替她搨著。

“喝了幾口熱茶，她又要出去跑，我怕她太吃力，遂一同走出亭子，替她折了幾枝繡球花，她還以為不能滿足，定要到平台上去眺望。這平台祇有

一只鐵扶梯，很是難走；我扶著她到了上面，那邊竟沒有一個人。但見全園幾百株碧桃花，也有紅的，也有白的，就像一條花絨毯平鋪在碧綠的綠草地上似的。雪君喜極，挽著我一同唱了一支“春之花曲。”那聲音的好聽，世界上沒有一件音樂可以和她比擬的。她唱完，對我微微一笑，——神祕的微笑。隨即掙脫我的臂膊，迴轉身去，把一塊雪白的絲巾鋪在石台上，自己盤腿坐下，眼睛看著天末晚霞，默默地不知在想什麼。我呢，半跪在她的身邊，彷彿喝了酒一般，竟大著胆子把向來不敢說的話都倒了出來，發著抖等待她的答覆。

“她並不躊躇，笑著答應道“好的。”

“那時的我，只覺得身子漸漸高大起來，直至蓋沒了地上的一切。我帶哭帶笑地和她接了一次長吻。

“後來，我們下了平台，就坐著車子回去。

“誰知這個幸福之夢，不到半年，就被打得粉

碎了。

“她在另和別一個男子結婚的前幾天，竟然咬破手指，寫這封血書來給我，說是：‘迫於母命萬不得已而毀約的苦衷，教我原諒她。’”

“我怎忍怨她呢，她是世上的珍寶，是人類靈魂的管理者，必須幸福的人，方能消受。我祇有自怨罷了；況且她至於用自己的血來向我表明心迹，我只覺得心痛，覺得我的愛情，我的雪君，仍舊沒有失去，已經深深結合在這幾點鮮血裏邊了。我每一次開讀這血書的時候，心裏就多一回創痛，但願她不要爲我而減少幸福，我的心就安慰了。”

他想到此，決計去赴晚上的名流聯歡會。從玻璃窗望到外面的天空，見雪花已經停止，時候將要傍晚了。他站起來，忙忙從一只堆滿書報的桌子上，找著一瓶去油藥水，把大衣前襟的幾點污迹擦去。再從牆上取下那面灰塵堆積的小圓鏡子來，放在桌上，開始梳刷頭髮，和修理面部。他在鏡子裏

發現自己的頭髮已經全白，面部也已衰老不堪，看去已似七十歲的人了。

他忙了半天，一看手上的錶，知道時候快到，於是弄熄了爐子裏的火，穿上大衣，戴起帽子，出來，把房門鎖上，下了樓梯，向大新街亞洲飯店方面走去。他心裏非常焦急，腳裏却像拖著兩塊石頭似的，重得幾乎不能舉步，很艱難地一步步勉強努力前進，好容易捱到亞洲飯店門口的時候，他忽然想退回去，情願什麼也不見。他旋轉身體，走了幾步，又回上來，又退回去，……又走上來，末了，他把牙齒一咬，鼓勇走完了飯店的台階，把大門推開，就被一個侍者引到他們預定了的宴會廳裏。

華龍先生剛一踏進宴會廳的大門，如被電掣一般，登時呆住了；他望見對門沙發椅上，坐著一個雍容華貴的胖太太，就是從前的雪君，現在的李博士太太。那胖太太正和坐在身邊的一位名流夫人說著話，揚揚地笑著。見了他，也含笑向他點頭，

和招呼其餘的朋友一樣。

他頽然向牆角邊一只光線最暗的搖椅上坐了，低著頭用一隻右手撐住了前額，……他幾乎哭了。

胖太太忽然回轉頭來向他笑道：

“噲！我們有好久不見了。你怎麼老得那樣厲害？一向好嗎？你還沒有見過我的丈夫呢，讓我來給你們介紹吧。”

她說著，就和一個短頸子紅鼻頭的中年男子，一同走出座位來。

華龍先生跳起身來，筆直地立著。不知和那個紅鼻頭男子說了些什麼話。只聽見她很清脆地和他丈夫說道：

“可憐的老人，他似乎有點病。”

她們走向原處。

她又和那個紳士夫人附耳說了幾句話，兩人吃吃地笑著，似乎在衆人面前，故意表示她們的親

密。

華龍先生依然倒在搖椅裏。他向一個朋友做手勢，叫他過來，他告訴他：“今天的主席叫別人代了吧。”

那朋友向他望了一眼，點點頭，就照著他的話辦理去了。

一會餚饌端上來，大家都已入席。主席是個面色蒼白的青年，他向大家說了幾句話，即使是坐在他身邊的人，也不曾聽明白他說的是些什麼。這晚亞洲飯店的生意非常之好，幾個侍者忙得分不過身來，來了這樣，又短了那樣，天又冷，端來的菜都是不熱的，因此大家都覺得不合式起來，誰也不想多開口。祇有胖太太的談鋒最好，笑起來的聲音，依然是那樣嬌媚動人，不像一個中年女人的嗓子。但是她却時時要干涉她的丈夫說話，起初是因為他嚼得滿口的雞肉和人家說話，後來他又因為說話，把手一揚，打翻了面前的杯子，潑了隔座紳士

夫人一裙的酒，所以她簡直禁止他發言了，好在他喝了幾杯酒，已經有點醺醺然，也就不想開口，只在座間打盹。

華龍先生始終不發一言，他帶着怒氣，把前面的葡萄酒一下子推開，叫侍者拿一瓶白蘭地來，整瓶地喝了。他沒有喝酒，已有二十八年了，這天真興奮得厲害，兩瓶下去，還沒有醉，又要拿第三瓶的時候，却被別人勸住了。他順手把酒杯向地下一摔，站起來推開椅子，一搖一搖走了幾步，只覺得頭裏一陣暈，……以後的事就知道了。

直到後來，看見自己仍舊睡在宴會廳套間裏的一只軟榻上。聽得外面的宴會還沒有散。

過了一會，似乎男人們都已走了。他正想出來，只聽見雪君的聲音喊道：

“我換一件衣裳再走。”

“我也把裙子整一整，等你一塊走吧。”另一個女人說。

他只得等著。

剛才那個喝醉了的老頭子不知怎樣了？”另一個女人問。

“管他呢，早走了吧。喔！提起他來，我倒有一樁故事講給你聽。”雪君低低地笑道：

“我年輕時候，也很有幾個男朋友。這位華龍先生他纏得我最厲害，發狂似的愛著我，我心裏好笑，面子上也就和他敷衍過。他還當我真的愛他呢，偶然冷淡了他，他就尋死覓活來嚇我，我煩了，要想法子避開他，又怕他真的鬧出點笑話來，只得忍耐。有一天，我和現在的丈夫已經定了結婚的日子，才想起怎樣處置這個癡子來。正值我們家有宴會，殺了幾隻雞，我就想得一個妙法，於是倒了一杯雞血，用手指蘸著，寫成一封血書，寄了去，……固然什麼亂子也沒有，我們安穩穩地結了婚，直到現在”。

“你真聰明，要是我，就不能對付了。”另一個

女人說。

還有許多話，華龍先生就沒有聽清楚了。只聽見一陣衣裳縷縷的聲音，知道她們都已走出。

他這時的酒，早已醒了，便悄然坐起，踏走到街上，彷彿做了大夢一般。他踏了滿街的爛泥，不知要走到那裏去。抬頭一望，但見一灣慘淡的月亮，正在昏暗的雲端裏湧現出來。他走了許多路，方始找到了家裏。自己拍着腦袋道：

“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過了兩天，名流聯歡會在報上登着這樣的一節啓事：

“主席華龍先生，因為要到很遠的地力去旅行，業已辭去職務。”

女 陪 審 員

偶然翻讀一本外國法律，忽然記起兩年前在“落磯城”時候所見到的一件案子來，這案子並沒有什麼希奇，却因此認識了一個古怪的女陪審員。

審理這件案子的日子已經忘却，祇記得那時的氣候，已經不很冷，“最高法院”裏的兩棵鐵梗海棠花，也開得十分茂盛，牡丹正在吐蕊，人們都穿薄棉襖了。

那一天開庭的時候，我照例坐在最右邊的書記席上，心裏計算著今天這樁反革命案子，不知將

有怎樣的結果？——這案子本歸衛戍司令部辦理，因為他們事情忙，所以托我們代辦。

“鐘……”大鐘敲了九下。審判長和兩個推事都已到齊，犯人還沒有來。我靜靜地看著旁聽席中的許多面孔，知道各人都懷着不同的心理，正和他們的面孔一樣，然而却有一種相同的表情，就是各人面上，都帶着期待和懷疑的神氣。

忽然，審判長們的三個頭，一齊向西邊轉動，我也斜着眼偷偷地看：

見一個年青女子，穿了簇新的法衣，帶著一雙三角眼，冉冉然從西邊升上台階來，看去不過二十三四歲光景。

推事們的頭又一齊轉正。我也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她行過宣誓禮，就坐在陪審員的位置上，還拿出一支筆，一本日記簿來，放在桌子上。

“女犯周麗娟一名帶到。”司法巡警高聲喊道。

那女犯是一個孕婦，肚子大得像酒甕一樣，襯著纖小的頭和腳，使人想起一個橄欖，剪短了的頭髮，蓬得像一堆亂柴，兩隻紅腫的眼睛，嵌在蒼白色的小臉上，似乎還有點美麗。她手裏拉著一個兩三歲的小孩子，那孩子一進了大柵欄裏，就“啞”的一聲大哭起來。她一邊支著大肚子喘息，一邊撫慰那小孩。巡警惡狠狠地走來，要把小孩拉出去，那小孩嚇得哭了，只往母親懷裏躲；她似乎把所有的氣力都用了出來，方把小孩抱起。

女陪審員向她看了半天，把頭低下去。

“你丈夫被人家告了逆黨，關在監獄裏，有人說你進去探監，你究竟去探了監沒有？快些從實招來。”留著八字鬚的審判長這樣問。

那個女犯索索地抖著，說道：

“他……他犯了什麼罪，我…我不知道，只我的心上過不去，……這個孩子，又天天…吵著…我爸爸，我沒有法…法子，想進進去見他一面，……”

可憐……他……的渾身……通統破……爛了。”她拿衣袖管不住地擦眼淚，兩隻肩膀一聳一聳的上下。

女陪審員的臉色有點異樣，拿眼睛向旁聽席中注視，似乎在找尋什麼東西，但即刻就很失望的又把眼光投到那個犯人的身上。

“糊塗東西！你已經承認是進去探了監的。你自己的死也就在眼前了，……還可憐你的丈夫。”
審判長的臉上露出輕蔑的微笑。

女陪審員的臉，忽然嚴肅起來，把鉛筆在日記簿子上飛也似的寫了幾個字，就撕下那頁紙來，遞給旁邊的推事，推事又遞給審判長。審判長蹙了眉頭，看那張條子的時候，我也斜著眼睛看，見是“請速退入評議室討論此案”的幾個大字。

審判長宣告休息十分鐘，叫巡警帶領犯人在堂下等候，自己率領推事和陪審員進去，走到評議室坐下。我因為好奇心的衝動，也挨進去聽聽。

只見女陪審員楞起三角眼，向審判長發話道：

“請你快些發令釋放這個女犯!”

“這是法院，不能講玩話的。現在的特別法令，凡探望或營救逆黨的，一律處死。秦萍先生知道不知道?”

“我祇曉得維持人道，不曉得什麼特別法令!”

“這真是婦人之仁。”審判長莞然笑了。

“不和你講費話，總之非立刻把她釋放不可，有不是，我姓秦的一人擔當。”

審判長不理秦萍的話，回頭向勤務兵說：

“給秦先生倒一杯熱茶，她今天有點病。”

勤務兵果然倒了茶來，放在她的面前。

她的臉頓時發青，把槓子用力伸直，好像在嚙下一塊很大的東西去，半晌沒有開口。

“時間不早了，結束了這件案子，還要審別的呢。”一個瘦面孔的推事說。

參 “況且我們還沒有吃飯。”胖子推事也這樣附和起來，

女陪審員向他們瞪了一眼。兩人只裝不看見，相視而笑。

審判長一手捻著八字鬚，微笑道：

“秦先生不用著急，我今天破格尊重你的意見，回頭一定從輕發落就是。”說完凜然起立，把手杖揮道：“我們出去吧。”

女陪審員的臉上，露著希望的顏色，跟他們從新出庭。

我也跟出去照舊記錄。

“周麗娟觸犯特別法令第……條，應處死刑。但本審判長從寬辦理，該死刑應俟分娩後執行。”審判長像背熟書一樣念出這幾句話來，刻板的臉上，找不到一絲喜怒的痕迹。

“啊！要殺我嗎？”女犯人把手裏的孩子拋在地上，大哭起來：“我的孩子怎麼辦·啊·……”聽著孩子也在地上大哭，又去把他抱起來，舉得高高地說：“噢！……噢！我的寶貝，你怎麼走出去了呢？噢！

…嘻嘻。”就把孩子像棉花一樣搓了幾搓。她顯然是瘋了。

女陪審員早已立起來，此時喊道：

“不能！……不能！我情願不當這陪審員，也非救她們母子不可。”

審判長發令：“令女陪審員退席。”

滿庭上頓時肅靜，一個中年女人“嘖嘖噠噠”在醒鼻涕。

旁聽席中的男子，用訕笑的眼光望著女陪審員的臉。女人們的眼睛，都有點潮濕。

女陪審員立在她的位置上，挺直胸脯，兩隻手叉在胸前，……如一個石像。

女犯人不瘋狂了，坐在柵欄裏，低聲哭泣，她的頭偎著小孩子的面頰，眼淚像水一般的淌下來，小孩子用手在替她擦。

“立起來！立起來！”一個巡警喝道。

她想立起來，然而又褪下去了。

女陪審員向女犯人凝視了半晌，落下兩顆大眼淚來，默然退出。我見她走出法庭的時候，身子還有點抖。

女犯人也被巡警帶走。滿庭上顯出空虛和冷靜。旁聽席中人也紛紛散去。

審判長叫傳第二件案子。巡警去了半天，回來說：

“原被告都沒有來。”

於是大家退庭。吃飯畢，我急急趕到樓上的陪審員室去窺探動靜。見她軟癱在藤椅子上，像病了的一般。我不敢驚動，疾忙退出，走回我的書記室。就在她的隔壁，我正在整理記錄簿，忽聽見隔壁屋裏的藤椅子“吱”的一聲，接著就是一陣緊促的皮鞋脚步響，…煩燥而且憤懣，……這聲音直繼續了一個下午。

電燈亮了，全院職員早已回去。我因為趕寫一件公事，此時也正要走，經過陪審員室的門口，突

然一個人攀著門帘喊道：

“請進來！問你一句話。”

我定睛一看，知道是她，心想：“咦！她……她還沒有回去嗎？”只得走進去，恭恭敬敬地待她發問。

“請坐。”她說著，自己先坐下。我也揀了一張凳子坐下。

“先生貴姓？”

“姓王？”

“王先生，我見你好像也注意著今天這樁案子……並且也是個年青人，年青人的心理，或者還是差不多的。”

我模裏模糊答應了一個：

“是。”

“周麗娟這件案子，你以為應該怎樣辦？”

我不敢回答，祇呆呆望著桌子上的白布。半晌，才吞吞吐吐地說：

“秦先生意思以為怎麼辦？”

“哼！”她把兩隻手交叉在胸前。

“我也這樣胆小。”我心裏想。

“你知道還有什麼法子救她不能？”

“秦先生，最好去找婦女部要人，或是別處要人們的太太，求她們說一句話，我們審判長是無有不聽的。”

“這個主意不錯。”她點點頭，立刻站起來說
“再會！再會！”就很快地下樓走了。

我也惘然回到家裏。

一連幾天，都沒有關涉婦女的案件，法庭上缺少黑衣雪膚的女陪審員，陰暗的公堂，越發顯得空洞。

好容易出了一件離婚訴訟，我想女陪審員一定要來，因為通知書已經發出。然而九點，……十一點，陪審員的席永遠是空著。

“她病了。”我肯定地想。

我退庭進去，同事們也正在談論這件事，許多

人這樣說：

“天天看見她在街上走，而且非常之忙，臉上還帶著焦急的情狀。”

十天之後的一個早上，我剛進衙門，忽見一個老太婆，挾著青布包袱，包袱外面顯露著一隻紅紅的小孩子手。我呆呆地望著，忽然連想到那個橄欖式的女犯人身上，……不覺在院子裏立了一陣，走進書記室，同事們都已到齊，他們切切察察地說：

“女陪審員換人了，因為秦萍先生過於替周麗娟出力，竟得罪了一位闊太太，被婦女法團免職了。”

“她真傻。”我禁不住說。

“誰說她不傻，…周麗娟又不是她的親戚，朋友，何犯著這樣的幹？”一個同事說。

“公安局捉到一個大奸細，嚇！真闊，他的褲子帶，都是金絲織成的，還有……。”另一個同事的話

還沒有說完，突然一陣：

“帝！…帝！…帝！”淒厲的軍號聲，知道又要殺人了，我照例走到外面去看看。

只見十幾個荷鎗的兵士，抬著一件東西，從裏邊走出。忽然一個兵士，忘記了東西，要回進去拿，於是大眾就在院子裏立定。我站著腳尖看那抬著的東西，只見一團亂頭髮，蓋著一堆破衣服，在破衣服和亂頭髮的中間，隱隱有一塊白稀稀的肉，上邊還有兩隻半閉的眼睛，……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女人，一個將要被拿去鎗斃的女人。

“媽…媽…媽媽呀！”一陣緊急的小孩哭聲，從裏邊傳出。那個女人的眼睛，突然張大，露出死魚似的白眼珠子，兩隻枯乾的手，也從破衣中伸出，彷彿要去抓一件東西，抓了一會，恰好碰著剛從裏面回出來的兵士的大腿，她一把抱住，大哭道：“我…的……兒…呀……”那聲音不像一個女人，竟像一隻受傷的狼在黑夜的深山中，啞聲長嚎。

那天的氣候非常冷，沒有太陽，一陣大風吹來，我的身上打寒噤了。

那個被抱住的兵士，揮去了姓的手，罵道：

“不要臉！……她的丈夫比她強多咧！昨天鎗斃的時候，還安然說道：‘可憐的同胞們……我不能再替你們盡一點力量了。’

“撲！……通！”一件重東西跌在地上的聲音。

“怎……麼！怎麼了？”十幾個兵士亂吵吵圍著這女犯人說：

“她死了。”

“快報告去。”兵士們扔下死屍一闕而散。

風吹得越發大，天是陰沉沉地像要下雪，我發起抖來，只是轉圈子。

忽然，一個女人像旋風般飛奔進來，手裏拿著一張字紙。因為走得太快，竟撞在那死屍身上。

“撲！通！”也跌倒了。

我走過去把她扶起來。“噢！秦萍先生。”我詫

異道。

“噯喲！謝謝你。”

她拭著眼睛，見地上的死屍，驚叫道：

“噢！……這，這是誰啊！誰弄個死人放在此地？……”

又細細一看，不覺倒退了幾步，張著三角眼問：

“是……是那個周麗娟嗎？”就奔近死屍身邊，癡癡地立著。半晌纔頓足道：

“唉……我來遲了。”於是轉過面孔，俯身向死屍注視。

我看見雨點般的眼淚，從她那大眼睛裏直滾下來，灑偏了死屍的面頰。可惜死人無知，不能領受這最後的安慰，以彌補生前的慘痛了。

她擦著眼睛，回頭見我。問道：

“王先生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我把方才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“但是這張東西，不能不給審判長去看看。”她

看著手裏的字紙，自言自語地說。

“好，我和你一塊去見他。”我忽然勇敢起來，陪著她走進審判長的辦公室。

審判長正在接電話，伸手叫我們坐。

秦萍不坐，眼睛直看窗外。我也只好立著。

他掛了聽筒，向我們說：

“公安局來的電話，說是：‘今天捉到一個奸細，身邊搜出逆謀很多……’

秦萍不等他說完，就把手裏的字紙向他面前一揚道：

“哼！……請看這個。”

我也湊上去看，見是一頁團綑了的舊信，上面寫著：

“……周麗娟夫婦死在眼前了，你聽到這個消息，不知要樂到怎樣呢？……這是百發百中的妙計。老兄，你還有仇人嗎？祇要告他們是逆黨。”

我吐著舌頭，半晌縮不進去。

“秦先生，這樣東西，是那裏來的？”審判長淡淡地問。

“方才從公安局督察長手裏拿到，想來救出這個可憐的母子。”秦萍很悲傷的說。

“所以冤家是結不得的，……可惜兩人都死了，這也是他們自己的命。”

秦萍旋轉身來，就要走出。

審判長把手一伸說：“不送了。”

我們一同走到外面院子裏，見幾個苦工正在抬出棺材去。

“王先生，請你替我喊一輛車子，等在門口。”她說完，頭也不回，急急跑到女犯監獄去。

我僱好了車子，却守著不走，要看看她究竟作什麼事。等了半天，她抱著女犯的小孩子跑出來，坐上車子，很和氣地向我說：

“再見吧！謝謝你。”

她們被車子拉走了。

我做夢一般地回到書記室，心上只是悶悶的，
好幾天都不能辦公事。

後來，就一直沒有見到這個古怪的女陪審員。

一個樵柴的女子

我住在“紅樹村”親戚家裏，已有四十八天之久，就沒有看見過一天出太陽的日子；天天落著細雨，把院裏的一株雙瓣白桃花，也打得飄零滿地了。我坐在家裏悶得發慌，很想出去走走，這日正是星期六的早晨，天是陰沉沉的，却没有下雨。我獨自一人，走出大門外，在靜寂無聲的田岸上踱著，但見天際濕雲低墜，合著地上所發出來的水蒸氣，成爲一片昏濛的境界。我無目的地向前走去，不覺已到一個大山的腳下，這山是村中唯一的風景，

名字叫幻山，村人們叫別了，就叫牠作壞山。形勢非常之好，半山有兩塊突出的石頭，像一隻怪鳥的翅膀，下雨時候，全山浸入模糊的烟霧之中，那隻怪鳥，就像振翼下瞰，做出攫人的樣子。因此全村的人們，都說這山上有鬼，不敢上去玩耍。我抬頭一看，只見整個的山崗，都被野花雜樹包圍著，找不到一條上山的路徑。杜鵑花滿山的開著，夾在碧綠的綠草中間，紅得像一星星的鮮血。還有許多不知名的野藤，也開著各種不同樣的小花，盤繞在一些石頭和樹根上；然而因為缺乏太陽的緣故，這些花草，都露著黯淡的顏色。我想：“這倒像一個絕大的大花園，必須上去玩賞一下方好。”

因為找尋路徑，於是轉倒山後。突然在幾株白楊樹的下面，發見一條小路，上邊還印著幾個草鞋腳印，好像剛有人走過的樣子。我循路上山，看見半山坳裏，有所低矮的草棚，四面都被野藤爬滿，要不是留心去辨認的話，竟以為是一所墳墓了。正

想再往前走，忽見那座草棚的門，慢慢地向外推開，鑽出一個瘦弱焦黃的女子來，年紀似乎還輕，不過二十多歲的樣子；她的頭用一方青布包裹，低得幾乎連面孔都被蓋住，祇露著兩隻又黑又亮的長眼睛，和一個正直的鼻子，左頰上隱隱有一條刀疤，……其餘就都看不清楚了。身段很細，穿一身青布短衫褲，已經破了好幾處，下面是一雙赤腳。瘦小而且白嫩，和那雙粗笨的草鞋，幾乎合不上來。我細看她的裝束，斷定她不是本村的女子，覺得這事情有點奇怪，於是望著她喊道：

“你這位姑娘貴姓？……住在這裏幾時了？”

她把身子往後一退，睜著黑眼睛對我一看，帶著冷酷的神情回答說

“我嗎？……我是一個樵柴的女子，沒有什麼名姓。”

我大吃一驚，不敢再問，祇得呆呆地立著。

見她從棚簷下拿起一把鐮刀，和一付空担子

來，一步步上山去了。我便躲在一棵白楊樹的後邊張望：

她走向一處荊棘最多的地方，歇了担子，彎著腰去砍那些樹條子，只砍得幾根，已經累得喘不過氣來，把身子一搖，幾乎跌下山去。我忙跑過去，想扶住她。但是被她那兩隻黑眼睛一瞪，我的勇氣又完全嚇回去了。她倚在樹根邊歇了一陣，忽然跳起來又去砍柴。那樣子不像砍柴，倒像是拚命；她含怒似地把牠們一起捆好，裝在担子裏，一步一搖地挑著走下山去。

我此時的心，再也按捺不住了，竟然硬著頭皮跟下去，一直跟進她的草棚裏。

她此時全神專注在這担柴上，沒有顧得別的。

我一看那裏邊雖然不像人住的地方，收拾得倒還干淨，正中放一只木板箱，上面散放著幾本書籍，却看不清楚是什麼名字。一個玻璃瓶裏插一枝杜鵑花，已經萎敗了。還有一個照相架子裝著一張

青年男子的肖像。左面牆角邊鋪一條草薦。……

她歇下担子，回頭看見了我，憤怒得像一隻小貓將要和人相打時候的神氣，兇惡而又可愛。忽而一種冷峭的態度，替代了以前的忿怒，她把左手向腰間一插，把右手一揮道：

“出去！”

“越看越像是她了。”我暗暗地想。於是很委婉地請求說：“我只說一句話就走，……你到過子縣戰地沒有？”

她聽了‘子縣’兩字，面色漸漸和緩了，腰間的手，也同時放了下来，側著頭，似乎在想一件什麼事情：“你以前在什麼地方做事？”她把眼睛釘住我問。

“在×軍第十五連，担任連長的職務。”

“唔！”她點頭，順手抓下頭上的青布來向草薦上一擲，露出一頭短髮和整個的面孔來。

“啊！你是朱雪痕先生嗎？”我失聲喊道。

“是……”她的嗓子似乎被東西塞住，再也不能說得更清楚了。

“在子縣打仗的時候，要不是你們來救護，我們三四百個人的性命，早就完了。……想起前番，真像作了一場大夢。”

她冷然道：“不是做夢，倒像做了一回獵狗。……如今好了，一切都完結了。”她的眉頭攢在一處，兩只黑眼睛也失了光彩，露出陰淒淒的顏色。

我看她的身體很疲弱，精神却極其興奮。她退過去坐在草薦上，我也尋著一只小板凳坐下。

外面已經下起雨來，淅淅索索的落在草棚上，間或從草縫中飄到屋裏。那地方本來已經陰暗，此時更添上冷雨的侵襲，越加使我渾身發噤，覺得非常不自在起來。她却安然坐著，好像沒有一絲厭惡這環境的意思。

初見她時的一幕，又在我的心頭湧現上來：

“我們攻打子縣的時候，陣線延長到三十里，

死了和受傷的官兵，不知有多少，光是我們第×軍一軍，就有八九千個。我的腿上也受了傷，和他們一起倒臥在野地上，已經六天六夜沒有吃過東西，想喝水，祇有自己身上流出來的血，……正在絕望的時候，忽然二十幾個穿白衣裳的女子，像旋風般地奔來，當頭一面小旗寫著：

“前方救護隊婦女志願團。”一行黑字。

“她好像在裏邊擔任極重要的職務，指導這面，又招呼那邊，奔來奔去，忙得連汗都來不及揩。此時正是五月中旬，天氣非常燥熱，她那服務的熱心似乎比天氣還熱一倍，好像有一種大力在裏邊推動似的。不知怎樣，在一柄刺刀上碰傷了面孔，裂了個大口子，鮮血像簷溜般直淌下來，把白衣染得煊紅。我們看著都替她苦痛。她却毫不在意地帶著滿身的血，仍舊去替別人裹傷，好似這面孔不是她的皮肉似的。因此有許多人，都說她的神經一定不甚靈敏的呢。

“這個印象深深留在我的腦子裏。後來逢人打聽，才知她是×女中的教員，這個志願團，便是她發起，而且還是盡義務，不拿政府一個錢的。她真是一個女革命家咧，我心想，她為什麼不站在羣衆大會的主席台上去說幾句漂亮話，而偏要跑到此地來弄這些又髒又臭的傷兵呢？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，就沒有聽見過這樣的奇事。……誰知一年多不見，這個活潑勇敢的她，竟會變成現在的情狀。”

“你幾時搬到此地來？以後的生活打算怎樣？”我問著眼前的沉默的她說。

“我搬來已有半個月了，以後也沒有一定。”她說：“還要趕早市去賣柴。”

我也不好再坐，臨走時，便把住址告訴她，請她有工夫可以來看我。

雨下得越大了，我冒雨急急奔回家裏。

這一夜，我沒有合眼，計算了一個主意，預備第二天去和她商議。

誰知見了她，又不敢把話說出，我不是怕她發怒，倒是怕她那種微笑，神祕和冷酷混合起來的司芬克斯式的微笑，真叫我有點受不了。“從前那樣熱情奔湧的少女，現在會變成這樣不近人情的麻木狀態，這的確是一個啞謎啊。”我想。

我們又會見了幾次，漸漸熟起來。

那天，我已下了決心，等她賣柴回來之後，便和她開始作長談。我毅然說道：

“你這樣生活，終不是久計，何不暫時搬到村裏去住，那邊有我的幾家親友，一切都不成問題，你倘肯搬去，我們還想請你補一點功課，每月送你二十塊錢薪水，我雖然也在這裏飄泊，究竟比你容易活動一點。”

她截住我的話頭笑道：“你以為我是沒有地方住嗎？謝謝吧！我在這人類的社會裏住夠了，所以甯可到此地來和草木為鄰，覺得眼睛裏也清淨些。我不是瘋子，所以要這樣絕人逃世的緣故，也自有

一段隱痛在裏邊，……祇好約略說幾句給你聽。”鍾把眼光向那張照片上一閃，微微噓一口氣。

我對於這個照相中的男子，早已懷著莫名其妙的嫉妒。見她這個樣子，便感到一種未來的興奮，於是從小板凳上立了起來，很高興地站在屋中間。

她依然像老和尚參禪那樣趺坐在草薦上，慢慢地述說她的往事：

“他是我六年前所認為最有希望的一個青年。在P地教書時候，我們就很了解，彼此從人格上發出來的愛慕，這種愛，真是刺到骨頭裏的愛，到死也不能磨滅的，我把整個的生命交給他，我沒有生命，他就是我的生命了。至於他呢，我當然不知道，看起來也好像很敬重我，愛我。最使我對他傾心的，是他的志趣，嗜好，甚至言語，舉動，沒有一樣不和我的理想吻合。所謂心心相印這四個字，還不能描寫他那種體貼我的程度咧。不過當我離開

P地跑到U城來參加革命的時候，他對我稍爲有些隔膜。但在革命軍攻下U城一個月之後，他便來信向我解釋誤會，並且爲了證實他的思想起見，還要到U城來和我一淘工作。你想我是快活得什麼似的？革命有了愛情來鼓勵，那力量之大，是沒有比擬的，所以那時的我，不怕一切，覺得死了也是甜蜜的。後來，他來了，沒有加進民衆團體，却和他的朋友一起跑到××軍政治部當科長去了。我一天正得空，沒有預先通知便跑去找他。一進門，只見他斜躺在一張軟榻上，一個勤務兵彎著腰替他點香烟。他見了我，忙跳起來招呼，把那支烟扔也不好，吸也不好，就這樣拿在手裏燒著。我倒覺得有點想笑，但也不會笑出來。彼此侷促了一陣，就走了。我在子縣回來之後，U城的空氣已經非常緊急，反動軍閥挾著帝國主義者的勢力，四處來包圍U城，壓迫革命，我們人人準備爲革命犧牲，沒有一個肯離開險地，但有一樁很不幸的消息，是××軍

反動的傾向漸漸顯著了。夜間九點鐘的時候，街上早已戒嚴，他忽然跑到×校來看我，我因為事忙，長久沒有和他見面了，知道此次他來，必有嚴重消息要來報告，忙走到會客室裏，心是別別的跳著。及至見面，察他神氣之間，頗為得意。我的心頓時被他擾亂了，不曉得怎樣說話。他劈頭第一句便說：“他已就了××軍政治部主任的職務。”我以為他一定還不曾曉得××軍近來的變化，連忙提醒他。他却正色道：“我比你更知道。反正都是一樣，都是拿著大題目叫別人去送死，自己拿錢享福住洋房……我此來却不想和你講這些，祇求你答應我一件事，……趕快結婚。”

我們本來都是立著說話，我却站在一張椅子跟前。我聽了他的話之後，覺得頭裏一陣暈，連忙扶住椅子背，臉上的神色，大概已經很不好看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冷笑道“不要太傻，人類社會上，決不會像你們理想中的那樣光明，因為人們本是生物，

生物的本能，第一件事就是求生存，倘有妨礙他們某種生存條件的時候，他們便要傾軋，殘殺，和擾亂不休。……所以還是和我結婚，把那些傻事扔下算了吧，況且我現在有應酬，沒有太太如何能行？”

“你從前是怎樣一個人？今天會說出這些話來！”我駭然說。

“從前嗎？從前是假的，因為要得到你的愛情，而用的手段，世界上任何男子，都有這一種手段，不僅是我一個。”

我以為他是病了，忙去摸他的頭，有沒有發燒。他却帶著健康人的怒氣，一下子推開我說：“不能再和你敷衍下去了。……我們各行其是吧。”

我此時伏在椅子背上，祇覺得眼前一黑，耳朵裏“金”的一聲，像有千萬個蒼蠅在那邊叫，……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走的，也不知道自己怎樣回到寢室裏。

第二天，聽得外面風聲緊急，我要起來工作，剛一下牀，我便跌倒地上，不省人事了。

人們把我送回 U 縣家裏的時候，T 城已經陷落，同志飄零四散，到如今還活在世上的，除我這個廢人外，恐怕也沒有幾個了。”

此時天已漸黑，外面風聲嗚嗚地吹著，一陣草腥氣挾著潮濕的泥土氣吹來，我便打了一個噴嚏。

她起身向牆洞裏摸出一匣火柴來劃著，把掛在壁上的菜油燈點亮，從新回到草薦上。我只在屋裏來回踱著，聽她繼續說道：

“我病了兩個月之後，居然好一點，想出去作我應該作的事，然而我不能，……我的一切都完結了，眼看著地球走入灰色的空氣裏邊去，沒有一點法子想。”她吸一口氣。

風吹著菜油燈發出綠越越的光焰，照見她的瘦臉越發焦黃得可怕，兩隻黑眼睛像兩粒黑寶石似的，嵌在這個臉上，一閃一閃地露著神祕的光

采。她忽然長嘆一聲，用著尖利而又沉鬱的聲音喊道：

“你知道，光是愛情的失敗，決不會把我弄到這步田地，”

我點頭。

她揮手說：“好了，那末我的痛苦還有人知道。”

我想了半天，竟然想不出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話來，因為我的心也已經麻木了。我呆立一陣，便惘然走出，臨行，但和她說：

“你也早點休息吧。”

在回家的路上，決計把解除她痛苦的責任，放在自己的肩上，預備漸漸進行我的計畫了。回頭見這個怪鳥式的山影，正在沉沒到夜霧裏邊去，楊花逞著風勢，沒頭沒腦地向我撲來，一羣村狗躲在槍籬邊大叫，天上沒有一顆星，一切都在這可怕的暗影中失去。我摸索著走回家裏，心上震蕩得利害，

直到天亮才睡著。

醒來已是正午，不及吃飯，急急跑上山去，見那扇柴門靜靜的關著，沒有一點聲息，一種壞消息的預感，壓著我那顆跳躍的心兒。忙推門進去。……什麼都還依舊，只不見了她的人。我還希望她或者有事出去，就要回來的，再一看板箱上的照相也不見了，那邊却放著一封信，是寫給我的，我拿起那封信來，手却抖得沒有一絲氣力，試著把信拆開，用了幾次的勁，才把封皮撕破，裏邊祇有這樣的幾句話：

“……走了，何時再見，自己都不能知道。那照相我帶去了。因為牠是我六七年來戀愛的幻象。沒有這幻象，我的殘生也就不能支持了。……其實戀愛本來都是理想的幻化，沒有一個人能夠保持他的戀愛，就如小孩不能保存他的肥皂泡一樣。——人生就是這樣的。再會吧。……”

我把信急急塞在衣袋裏，以為還可以追得著

她，忙奔出去追了半天，那裏還有她的影子。喊著也不見答應，祇有山谷的回聲，安慰我的寂寞而已。我在山坳徘徊，嘆息著她的遭遇。但見全山草木依然，却增加了一重淒涼的顏色，似乎正在眷懷她們的故主，都垂著頭黯然無語。我茫然走下山來，像生了大病一般，好久都不能恢復。

她走後的一個月，我也離開了紅樹村。到現在走遍天涯，竟得不到關於她的一點消息。

絮 因 女 士

未村的四周，都是些很高的荒山，自山脚至山頂，連一棵樹木也沒有，滿眼是嶙峋亂石，和一些砂土。一到冬天，太陽被高山擋去，全村常在陰暗和寒冷的中間掙扎。南山最低，村中叫牠作前山。前山坳裏，有一座古廟，因為許久沒有人修理的緣故，泥菩薩的身子，已經塌壞，也有傾倒在牆外的，也有雖未傾倒，然而祇剩得一個頭的，……他們都睜著鬼眼睛，像要吞噬這全村的百姓。廟腳下有一條山澗水，水深而流得又急，發出“鳴……

呼……”的響聲，像一羣餓狼在森林中叫喊，…。

這末村，雖然是個山鄉，却出了不少的讀書人，東村徐三太太家的“絮因”小姐，和前山陳老五的兒子“陳方，”就是村中的有名人物，而且陳老五家的房子，是緊靠在山腳下的，遠遠對著那座廟宇，又迎著那股山澗水。據善相風水的人說：“這是極有講究”的，所以陳家就出了這樣的好兒子，現在居然做到村中公立小學校的教員先生了。

這個公立小學校的校舍，是一座名叫雙鴛祠的舊址，把泥菩薩搬到了別處，在那些牆壁上挖了許多窗洞，……居然校舍一新，也有了五六十個男學生和女學生。本來村中的鄉紳們是反對男女同學的，不過一則因為時髦不可以不學，二則是因為省錢，所以也就不再執著朱夫子的論調了。不但此也，除開男教員以外，還有女教員。校長某公，是個兼差，一年倒有半年不在校裏，一切鉅細事務都由正教員徐絮因女士代理。那位絮因女士，也真

能幹，年紀不過二十來歲，行出點事來，差不多的男人們還趕她不上，只有一件，就是曾經和男教員陳方通過幾回信，這是合村的人們所引為不滿的一件事。

一天晚上，天氣非常之冷，大風吹著操場上的白楊樹，發出“煞辣辣”的響聲，好似將要下雪的樣子。全校已經熄了燈，祇有絮因房裏，還有一線燈光，照見她穿一件黑布大棉襖，蓬著頭髮，坐在牀沿上，對著一盞昏暗的油燈，呆呆地出神。她想：

“自從朱英來到此地以後，他對我的態度，就一天比一天冷淡，有時竟連話都不願意和我說一句了，昨天我在院裏見他們兩個談得那樣子甜蜜，…唉，想起來好不傷心。”

絮因的臉，本來就又黃又瘦，高顴骨，眉頭微蹙，無事也帶三分憔悴，現在是更甚了。她和陳方見了面的時候，又不願意說幾句老實話，反而故意把真情藏起，只用浮言來敷衍。在陳方呢，以為她

既然遠我，我也樂得遠她，因此兩人之間，竟然愈弄愈疏了。

近來陳方到校的時間，竟一天比一天早，衣服也越穿越講究了，他上課的時候，無故就會得臉紅。小學生因為歡迎他的新衣裳，常拉拉扯扯地叫他講故事，他呢，很不耐煩似的摔脫了他們的小手，一人躲到牆腳邊，或者樹底下呆呆地坐著去了。

小學生們無趣，就轉過方向去和朱英鬧。她是担任音樂和體操的教員，唱起歌來，非常好聽，人又最和氣，學生都歡迎她，但是也最能欺侮她。那天正鬧得厲害，忽然聽得咳嗽一聲，露出一個高顴骨瘦面孔的人來，那人正是絮因，嚇得小學生們連跌帶奔，四散逃走而去。絮因也不追趕，祇望著朱英嘆一口氣，搖搖頭走了。她走到外面，看見院子裏的兩隻石獅子似乎也在嘻著嘴，笑她的孤獨，耳朵裏只聽見各處都是讚美朱英的聲音。一個人從後邊急急走來，她料定又是陳方來找朱英談話，不

覺心頭一撞，就跌倒在台階下，恰被那人走來扶起，她仔細一看，原來是她的老女僕張媽。

“小姐怎麼了？”張媽吃驚地問。

“沒有什麼，頭有點暈，……哎呀！你來得正好，扶我到房裏躺躺吧。”

到了房裏，張媽替她揉了半天太陽穴，她假說好些，叫張媽出去。

她一人躺著，靜靜地咀嚼這心頭的苦味，好像此身已經掉在大海裏，找不到一些救命的物件。

一夜不曾睡著，第二天絕早起來，覺得頭還是暈，想到操場上去吹吹風。這日正是星期，操場上幾乎找不到第二個人的影子，她無情無緒的走了幾步，聽得隔牆有衣裳繾綣的聲音。她立住了脚步，聽見有人在說話：

“……她呢，學問道德都很好，我從前也幾乎愛她，但是總好像有一層障礙在阻止我發出愛情來。”一個男子這樣說。

女子的答語很低，但絮因一聽，就知道是陳方和朱英兩人又在密語了。她想走，然而她的兩隻腳却不聽她的號令。

朱英說：“……待我考慮……”以下的聲音竟低到聽不清楚了。

她怕萬一被她們走來撞見，倒不好意思，急忙把身子一退，退到離開一丈多遠的地方，想尋個凳子來坐坐，因為她的頭暈得站不住了，然而找不到凳子，就在一隻木馬上坐下。此時她心上昏昏沉沉，什麼都記不清楚，只有“待我考慮……”這四個字在她腦海裏邊簫盪。

忽然一個人影子在她面前一閃，她立刻認出他是陳方，要想不理，但他已先開口道：

“絮因先生早啊。”

“唔！…唔！…你早。”她把頭向著別處。

“想是見了我生氣，所以連話都不願意同我說。”

“我倒有話要說，祇是向來白認識了人，叫我和誰說去。”

“我們一年來無話不談，怎麼忽然和我生分了呢？”

“請問你兩個月前和我說什麼話來？”

“……”

她一邊說話，低著頭用手指在木馬身上一畫一畫地儘管畫，已經畫上幾十道了，此時抬起頭來，正想等他最後的答復。

“啊……”那裏還有陳方的影子。

她心上一酸，掌不住吊下淚來，怕被旁人看見，忙用手帕子擦乾，……歇息半天，好容易站起身來，鼓足精神走回房裏去，脚步却像飛的一般快，嚇得兩隻黑狗一齊逃到門外去，掉轉頭來“汪汪……”的向她叫。她經過前院，正要轉入角門，迎面走來一人，正和她撞個滿懷。

“唉，絮因姊怎麼這樣忙？……啊！你的顏色很

難看，……有病嗎？”朱英扶住了絮因詫異地問。

她搖搖頭，逕自走到自己房門口，一腳跨進去，回身正要關門，朱英却已經挨了進來，拉著她一同在牀沿上坐下。

她覺得朱英的面孔今天特別刺眼，笑起來的酒渦，一雙水盈盈的秀目，都好似一把毒箭在她心上射，不但朱英的面孔和平常兩樣，就是房子裏的一切，……書和筆，簡陋的陳設，粗笨的傢伙，也在在使人生氣。……她倒在牀上了。

朱英輕輕撫著她的肩膀道：

“絮因姊，今天有什麼事情，煩惱到這個地步？你雖說是本地人，家裏也祇有一個老母，我沒爺沒媽，在這裏作客，我們也算是同病相憐的人。你有什麼難受的事，不妨告訴我，我給你排解。”

絮因總是搖頭。

朱英低著頭想了半天，忽然臉上一紅，訥訥地說：

“讓我來猜吧，譬如你喜歡那一件東西，我……決不奪人之所好的，你放心養神吧，……我再來看你。”

朱英去後，她的頭痛得益發厲害，猝然昏厥過去了。忠心的張媽，連哭帶嚷的奔到朱英屋裏去報告，嚇得她們都慌了手脚，過來一看，也沒有辦法。還是張媽有主意，拿針向她嘴唇上猛戳了幾下。

她醒來見了朱英，微微點頭，又把眼睛閉上，這次不是昏厥，却是養神。

未村沒有西醫，朱英親自坐火車趕到城裏去請。

經過了幾天的紛亂，紮因的病轉成瘧症，看來無礙，朱英她們方照常上課。

當紮因病的時候，裏面雖有朱英照料，外面却都是陳方幫著奔走，他也常常進來探望，無人在側的時候，很想用幾句話來安慰她，但是彷彿有東西梗在喉嚨頭似的，始終沒有機會把話說出來。

她的瘡疾漸漸脫體，差不多快要復原了，有時到外面來走走。因為未村的天氣太壞，她的臥室更加陰暗到沒有一絲暖氣，幸虧她向來就不喜歡太陽，所以住著倒也不覺得討厭，然而她的生理上却因此吃了大虧，自從病後，面色白得和紙頭一樣，尤其和朱英在一起的時候，越顯得她那付尊容的難看。

一天，朱英去後，她想整理整理桌上的書籍，腳底下踏著一團字紙，她檢起來一看，是陳方的筆迹，上面寫著這樣的幾句話：

“……你說，‘爲了她，情願以孤獨終生。’我却不肯這樣傻做，……每天失魂落魄，上課都沒有心緒，……我不能生活了，將以死報你。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她倒退了幾步，身子伏在案上，信箋落在地下。

兩天之後的早上，絮因顏色灰白，精神却極其興奮，召集了全校學生訓話，說是“要回家侍奉母

親，以後還到外省去養病，已經告訴教育局，把職務交給朱英先生代理。”

在全校師生驚異和惋惜的眼光中，絮因欣然走出了校門，眉頭依舊微蹙，兩塊顴骨似乎比平日更高了。

朱英惘惘然回到屋裏，在桌上發現絮因一封留別的信，大意說：

“……我已找到愛人，不日在外省結婚，以後即出洋遊歷，養病之說，不過托詞罷了。叨在知己，敢以實情相告。”

她把這信給陳方看了，兩人都將信將疑，於是分頭向各處去打聽，別人都不知道此事，據她家中人說，她確是去結婚的，因為她母親也同去。

於是大家相信了。

臘盡春回，地上的小草漸漸萌芽，楊柳樹也已張開媚眼，窺探人間的消息。

未村中熱鬧非常，都是赴了前山陳方家的結婚筵席歸來，一路上談說新娘的美麗。

轉瞬已過三年，絮因這個名字，幾乎沒有人提起了。

其實絮因的蹤迹，除她自己外，也沒有別人知道。當她離校之先，本想自殺了事，繼而轉念，她們已經預備爲我而犧牲幸福，我倘自殺，豈不更加催促這悲劇的實現嗎？於是她到了遠處，易名改姓去當教員。初時還好，收入足以維持她母女二人的生活，後來身體越發孱弱，像吐血，失眠，心臟病，……等等，不到一年，都添全了。她不能教書，就租了一間房子，安頓好母親，自己終日在外面打聽些新聞，編了稿子投給報館裏去，得點錢來糊口。投稿生活向來就養不活人，何況她母親年老又兼多病，吃飯已經困難，更加吃藥，不多幾時，她母親就死了。她孑然一身，淒涼弔影。聽說朱英和陳方已經結婚，心裏非常欣慰，葬母後，就潛回未村，想偷著

去看看那久別的家庭。此時正是冬天的夜半，寒風挾著山洞裏的水聲，像虎嘯一般，都在向這孤客示威，她幽靈似的在村前摸索，忽然在月光底下看見了從前的老女僕張媽，張媽駭得幾乎喊叫起來，黎因對她搖手，叫她不要作聲，就一同走到張媽家裏，見沒有別人，方把自己的近狀略說了幾句，張媽哭了。她叫張媽不可告訴人，因為這消息倘一傳去，怕朱陳的幸福立刻要受打擊。

她還想出去漂泊，然而身體已經壞到使她不能再作一件事情，並且她對於這寂寞的家鄉，另有一番刻骨的依戀，自己早已看中了山上那座古廟，連夜托張媽送她上去，張媽也是個單身人，沒有家屬，就陪她住在廟裏。

正當月白風清之夜，她獨自一人，走到山前去賞鑑這村中的景物，但見各處燈光隱隱，夾著一羣小兒女的笑語聲音，微風過處，吹來幾陣琴聲和男女二人的合唱，她立刻辨出是朱陳夫婦倆的音調

來。她微微一笑，回進來睡下，覺得萬事俱已妥貼，心頭有無限愉快，就帶著這笑容，酣然睡去。

張媽醒來，見她似乎還在酣睡，用手一摸，早已冰冷。

又是一場忙亂。她安葬後，合村的人才知道這一段故事。

從此年年寒食，絮因女士的三尺墳前，也常有一陌紙錢，在草間飛舞，這是陳方夫婦叫人送來的。

學 監 馬 老 太

許多許多年以前，我在獨孤縣的女師範學校裏讀書，這學校開在一所私家花園內，佈置得很是清雅，學生們的寢室靠近一片草坪，學監的寢室卽在草坪和學生寢室的中間，四周種著不少的芭蕉，鳳尾竹，梧桐樹等等。

學校裏有十幾個女教員，還有一個姓馬的女學監，年紀不過四十左右，人們背地都叫她作馬老太，不是稱頌她的老，而是譏諷，因為獨孤地方的諺話，叫老太太是客氣，叫老太婆就是罵人，現在

則稱老太，而不曰老太太，意思是在可敬與可鄙之間的一種東西。

我初進學校的第二天早晨，照例到學監處去請訓，一見她那副尊容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她的臉上生滿了很多很多的肉粒子，嘴邊一顆更大的粒子，上面還有一根半寸長的黑毛，一個端正的鼻子，放在這個凹凸不平的臉上，很覺得不稱，眉毛淡得希奇，竟可以說是沒有。尖而且黑的燕尾髻，高繞在後腦殼上，其實並不像一個女人的髮髻，竟是一堆亂頭髮，硬放在這個頭上罷了。天氣不冷，她的手上，却已帶上一付大手套，並且大得離奇，幾乎比她的手大到一半。她走起路來，挺著胸脯，仰著頭，氣概昂然，好像一個戰場的壯士，假使是遮去兩隻小腳的話。我去時，她正在理書，她處置這些書本，像處置砲彈一樣。

我已經站了半天，她方放下書，用兩道嚴肅的眼光，向我一看，這一看，足以嚇碎小學生們的胆

子，然而我却不怕，聽了她幾句懇切的訓話之後，並且覺得很歡喜她。

從此之後，我就不時溜到她的房裏去玩耍，她似乎也喜歡我，有時拿起一隻左手來，摸摸我的頭，問我：“是不是喜歡讀古文？”

我說：“我不但愛讀古文，尤其愛讀史可法的文章。”

“你為什麼愛讀他呢？”她的嘴角往上一灣，露出笑意，那一顆子上的黑毛，也動了幾動。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笑。

“因為崇拜他的為人，也就愛讀他的文章。”我很小心地說。

“好孩子。”她的眼淚滾下來了。

我莫名其妙的感到一種掀動的情緒，不但願意和她談話，還願意上他的課，即使是我所最不喜歡圖畫課。

她上起課來，常用一隻帶手套的右手，按著黑

板，那隻脫去手套的左手，執著粉筆，很快的畫。……又最喜歡畫山水。有一次，她畫了一幅‘鍾山小隱圖’，很得意，就給我們講解“明朝亡後，一班遺老如‘張薇’他們誓死不肯降清，情願跑到深山裏去隱居吃苦。……”末後，她竟然大哭起來，把同學們嚇慌了，有的甚至於想要逃走。幸虧就打下堂鈴，總算不更鬧出大笑話。

除開我和她的大姪女馬英以外，全校學生都不喜歡她，說她討厭，還給她編了這樣一支山歌：

“馬老太，脾氣大，一隻面孔嚇人怕，……哈哈，其實本事並不大。”

常背著她唱。

一天，我們班裏的一個小學生，正在大唱，被她走來聽見，我們都替那小學生捏一把汗，然而她祇怔怔地釘她一眼，就搖搖頭走開了。

過些日子，有一個學生弄壞了桌子上的一塊板，她却毫不留情地把她記了一過，因此學生都懼

怕她。

我到校已經兩個多月，正是深秋天氣，園子裏的花木，都已凋零，草坪上只剩些黃黃的枯草了。白天漸短，我和她的姪女馬英，都在晚間趕功課，已經打過睡覺鈴，還要到課堂裏去拿書，不敢點亮，祇好躡著脚尖慢慢走。那晚沒有月亮，西北風很大，幾棵梧桐樹立在黑影裏，顫危危地像許多鬼影，一隻梟鳥“呱嚕嚕，咕的，咕的，……”叫了幾聲，向西邊飛去。我身上發慄，緊拉著馬英的手快快走，好容易取了書回來。正經過學監室的窗下，只聽見：“碰……”的一聲，似乎一個人跌倒在地上，接著還有“吁……吁……”的怪聲，以後就寂然不響了。

我嚇得渾身打戰，拉了馬英就要奔回寢室。馬英不放心，要去瞧瞧，我也只得跟過去。輕輕推開房門，裏面陰沉沉的，一枝洋蠟燭，已經跌倒在桌上，燭光受著壓迫，發出綠淒淒的亮光，照見桌

子下面的地板上躺著一個女人，右手的五個手指頭齊齊截斷，那截處已經平復了。

：“呀！……嬌嬌怎麼啦……”馬英奔過去拉她，沒有拉起，自己腳裏一軟，也跌倒在地上了。

“啊……呀……呀……我的嬌嬌死了啊！大家快來。”馬英這一嚷，把附近的教員和學生們通統喊醒了。不多時，那屋子已經聚集了一大堆人，醫生也已來到，經過幾分鐘的紛擾後，就發現了馬老太服毒自殺的證據，而且已經不能醫治的了。我見她的白眼睛瞪得像雞蛋般大，張著口，頭髮披得稀散，真把我幼稚的心靈嚇碎了，我想哭，然而沒有哭出來，就被許多人把我推到門外。我跑回寢室，躺在牀上出神。只見馬英掩面而來，一進門，就倒在我的牀上大哭，我忙拿手絹替她擦眼淚，……過了半天，她不哭了，長嘆一聲道：“今晚反正不能睡了，我和你講我嬌嬌的歷史吧。”

“這是我久已要問你的。”我說。

兩人躺在臥被裏。

她靜靜地說：

“我的孀孀是一位寡婦，叔叔死得很早，當他活著的時候，是太平天國的一員健將，不過因為不贊成他們那種殘暴行爲，和許多迷信，因此就辭職回來，住在家裏。然而他一心還想推翻滿清，光復漢室，和我孀孀兩人，終日長吁短嘆，說的話，我當時也聽不懂，就知道他們不快活罷了。不多時，曾國藩打敗了太平天國，我的叔叔憂忿到幾乎自殺，遂得一病，病了幾天就死，孀孀哭得也幾乎死去。……後來，竟用明朝衣冠，替他葬殮，說是從他生前的志願。從此，她就像瘋了的一般，詩也不作，畫也不畫了，自己不知拿什麼東西灑在面孔上，把個美麗的模樣兒，變成現在的怪相，我們都替她可惜，她却反而得意。過幾天，她就失蹤了，我們四處找尋，也沒有找到，都以為她是發瘋走失。不料三天之後的一個晚上，忽然在後門口柴堆中發現了

她，帶了一隻血淋淋的手躺在那裏。我們招了她進來，養了三個多月，方漸漸平復。

“她暗中告訴我，她到滿洲將軍衙門去行刺，沒有刺中，被一個衛兵把她手指削去，她拚命飛奔逃走，總算沒有被他們捉住，

“事後，打聽得那個滿洲將軍不許張揚，因此外面很少有人知道這件事。我嬌嬌悲傷過度，又着了些驚嚇，手上的創口雖好，人却越發衰弱了，整整生了三年的病，直到那滿州將軍因事革職的第二年春天，她方好起來。以後就出來教書。

“她前天還對我說：‘眼見滿清這樣暴虐，中國是快要亡的了，活著沒有意思，不如找你叔叔去。’不想她今天竟然實行了啊。”她說到此大哭起來。

我的眼淚也已濕了一大片。兩人對哭着，不知何時方始睡去。

第二天醒來，老不聽見打鈴，一問，方知是停了課，送馬學監的喪。

女 丐

“我的家鄉棲鴉城，是河北省的一個小縣分，雖沒有大富戶，倒也沒有乞丐。”這是我在平原中學裏常向同學們自誇的一句老話。

在離家第五年的秋天，忽然觸動歸思，竟告了假回來住幾天。覺得一切都還照舊，只是人們的面孔上已經添上了皺紋，園子裏的樹木也都凋零了。

一連下了幾天雨，天氣突然冷起來。因為坐在家裏悶得發慌，於是冒雨出去散步。走到市梢頭，

人煙漸漸稀少，幾棵衰敗的楊柳樹，罩著一座泥板牆，牆圈的中間，砌著兩扇白木板門，台階上躺著一條瘦弱的狗。

一種淒涼的情緒，壓住我的心頭，不覺停了腳步。雨也漸漸止了。突然，那頭狗‘汪汪汪’地大叫起來。我抬頭一看，只見迎面走來一個高身瘦面孔的女丐，她的眼睛已經全瞎，白眼球凸出在眶子外，像兩粒剝壞了的白果肉，枯瘦焦黃的面孔上，生滿了痘疤，或凹或凸竟沒有一塊平整的地方，一隻手裏柱著一根拐杖，另一隻手拖著一只很大的麻布袋，摸摸索索的走近了那座泥板牆。她把拐杖攆著了人家的墻沿石，便顛巍巍地坐了下來，麻布袋放在身上，拐杖擱在臂灣裏。

白板門呀地開開，走出一個皺紋滿面的老太來，手裏擎著幾個銅板，很慣熟地扔在那個女丐的懷裏。

女丐喃喃地數著幾個扔下來的錢，臉皮扯了

幾扯，一種枯澀的聲音，從她的口中發出：

“唉！老太太，我積了十多塊錢了，再討幾年就…就夠了吧？”她的白眼珠一動，落下幾點眼淚來。

“三娘娘，這樣冷的天氣，你也該想著買點東西吃，不要儘著太苦了自己呵。”

這樣的問答，真把我聽呆了，我想：“好奇怪！這是怎麼一回事？”

她把錢放進布袋裏用繩緊縛好，就像怕他逃去似的，便慢慢的站起來，拄著拐杖，拖了布袋，一點一點地走了……走得很遠了。

老太太靠在大門口，望著我微笑道：

“姑娘，這叫前世不修今世受。”

我走近一步，就和老太太攀談起來。

她嘆一口氣說：

“她是西街劉三先生的娘子，三先生讀了幾年書，把爺娘剩下來的幾個錢都用完了，同他住在一

起的大伯伯雖然有錢，也不肯幫他的忙，借是沒處去借，三先生怕沒有書讀，急得幾乎發狂，幸虧這個三娘娘賢惠，又做得一手好針線，她答應把做下縐子來的錢給丈夫去念書，三先生方漸漸定了心。

“三先生又進學校了。她呢，在家連日連夜的趕縐子，晚上做到四更天，祇躺得一躺，天剛發亮，又在做縐子了，好在飯是吃她大伯伯的，不用自己去弄。這樣做，一個月也賺十多塊錢，自己一個也捨不得花，通統拿給丈夫了。過了一年，她的一隻左眼睛就起了翳，漸漸的瞎了，她還是拚命地做，兩年之後，右眼睛也瞎了。三先生呢，真能上進，這一年夏天，他考取了留洋學生，就要到外國去，三娘娘歡喜得了不得，雖然瞎眼，還摸到我家來告訴這件事。我們也都替她高興。

“她丈夫去後，常常寫信回來，她的大伯伯逢人便說：‘我們的老三出洋了，回來起碼是總長，我

們的三娘雖然瞎眼，倒是官太太的命，那臉上的麻子，就是盛福氣的鑷子呢。

“後來，人們不再聽見她大伯伯提起老三……了。問問他，總是支吾道：

‘唔，是的，是的，沒有什麼。’

“我們也覺得詫異。暗中打聽，都說三娘娘四處託人寫信到外國去，却沒有回信寄來。我爲着這事，還親自去問她，她說：‘一年多沒有信息了，有人帶的口信，說是他在那邊很好，叫家裏不必記掛。我不放心，去測個字，也說人是好的。昨天到觀音堂裏求了一個籤，人家講給我聽，我聽了也不大明白，不知究竟怎樣了。’我寬慰她幾句，也就回來了。後來，常常聽見人家說：三娘娘天天去守在郵局的門口，又向局裏的辦事人嚕嚕囁囁地問詢，弄得人人都討厭她了。她在街上走。同她認識的人，就笑問她：‘三先生又寄什麼好東西來了嗎？’那些頑童們，還故意逗她道：‘喂！三先生來信了，郵政

局的人喊你快點去拿呢。’

“有人從外國回來，說起三先生在那邊這樣那樣，三娘娘聽了，越加喪氣。她的大伯伯還把她抱怨說：‘她爲什麼長了一臉的麻子，以致於叫丈夫不要了，害得他也倒霉。’她在家裏真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日夜不得甯貼，那怕是十二月的大冷天氣，三更半夜裏，祇要外面有一些響動，她總披了衣裳去開門，鬧得四隣不安，大家都拏她常瘋子看待。

“第二年春天，她的丈夫出洋整三年了。一封外國信送到三娘娘的家裏，三娘娘把身邊的錢，通統給了郵差，自己拏了信連跌帶爬跑到我的家裏，叫我兒子替她看。我兒子把信拆開，一張照片落到地下來，上面印著兩個人，一個是三先生，和他並肩立著的是個外國女人，頭上披一塊紗，手裏還捧著花毯。我的兒子驚喊道：‘呵！三先生又和人家結婚了嗎？’

“她像小孩子聽了雷聲一般，把兩隻手護住了耳朵，身子退到後邊去，不是一只椅子擋住了的話，她是跌倒在地上了。我過去扶她，她不要我扶，自己向前一撲，從地上摸著了那張照片，把牠小心托著，像擎一杯滿滿的水，……等到我兒子把信念完了的時候，她已用眼淚把她丈夫和他的後妻兩人，洗得濕透了。以後，她便悄悄出去，去也不用拐杖，不知是怎樣回家裏的。

“第二天，我正在耽心她的事，有人奔來告我說，她已被大伯伯趕出來了，現在住在人家的倉房裏。她大伯伯說：‘因為他的姪兒子已經娶了新媳婦，所以他不能再把這個閑人養在家裏了。’

“她除了一雙瞎眼睛以外，其餘是一無所有了。起初她還在相識的人家討討錢，但是人家不但不給她錢，還取笑她，說她生得這樣難看，又瞎了眼，怪不得被丈夫嫌棄，因為大家相信一個被丈夫不要的女人，總是自己不好的緣故。所以她只好到

街上來討錢了。也有好心的人，給她幾個。她常常對我說：‘她要積起錢來到外國找她的丈夫去。’

‘姑娘你想，這是不是夢話？怪不得人家叫她做瘋子。——唉！她做新娘子的時候，我還吃過喜酒來，想不出這命就這樣苦。’

老太太說完話，下額動了幾動，臉上的皺紋也愈加深刻了。承她好意，要邀我進去坐坐，我一看天色快黑，遂謝了她，匆匆走回家裏。一路上覺得很不舒服，大概是受了涼的緣故。

這天晚上，我得到同學拍來的急電，要我立刻回校。次日一早，便離開家鄉，竟不曉得這個女丐後來是怎樣的結果。

日 本 太 太

東交民巷的中段，有一所白色的洋房，屋主人的太太是日本名古屋人，因為名古屋出產美人，所以這位太太雖然已經四十來歲，却還打扮得脂光粉膩，尤其不肯脫去她那身大袖子的日本衣裳。

她的丈夫張陰百自從日本回到中國，不過五六年。居然由留學生一躍而為政界要人了，銀行存款已有幾千萬，上海廣州……都有他新蓋的洋房，就拿他太太的私蓄說，也有幾十萬了。

陰百在社會上固然志高氣揚，然而一回家裏，

就失却了他的威風，太太叫他到東，他不敢到西。……太太發脾氣的時候，祇有她的兒子可以解勸。因此陰百和他的僕人們，都仗著這兩位少爺小姐作他們的教主。

小姐的名字叫慧子，少爺叫向日，都是太太起的。他們都在中央中學念書。

院子裏的兩棵櫻花，開得很盛，太太穿著大袖子的花綢綢夾衣，坐在廊沿下做針線。一隻貓睡在她的腳邊。她做了幾針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進去了。

陰百從衙門裏回來，坐在書房裏嘆氣。心想：

“真是左右做人難，……得罪了那一方面好呢？辭職吧，的確捨不得這一注買賣，得罪了日本吧，……我們那一個啊……了不得！”

“爸爸！我們學校裏要開反日運動大會，派我做了宣傳員，明天有一天忙咧。”向日從外面進來這樣嚷著。

“咪！…低聲，仔細你媽媽聽見。”陰百說。

向日把舌頭一伸，悄悄道：“我忘了，這裏還有傳單，等我也藏牠起來吧。”隨手把一大卷紅紅綠綠的紙塞在抽屜裏。

一陣木屐聲，太太走來說：“喲！今天又不是禮拜六，你們怎麼都回得這樣早？”

父子兩個面面相覷，不能作聲。

“怎麼！你們都變了啞吧了。”太太懷疑起來。

“我們吃飯吧。”陰百看一看手上的錢，想出這解圍的法子。

於是三個人到了飯廳裏，只見慧子穿著日本服，面上露出憂鬱的神氣，衣裳的帶子還沒有結好，像是剛穿上去的樣子。

太太向慧子身上打量道：“你今天告了假，還不幫我做點針線，倒一個人坐在這裏發呆。……唉，帶子也沒有弄好。”

慧子忙陪笑說：“我剛脫下中國華衣，一時穿忙了。……”

“呸誰叫你又穿那狗皮式的中國衣裳，不聽話的孩子，”太太氣忿忿地剪斷了她女兒的話頭，鐵青著臉坐了下來。各人也依次坐好。廚房搬上日本菜，大家靜默無聲地吃著，太太的怒容，與陰百惶悚的態度，維持了這飯廳裏的均勢。

慧子兄妹各有滿腔心事，吃完飯先後出去了，祇剩得陰百和太太兩人。

“我看他們今天鬼鬼祟祟，倒像有什麼亂子似的，大概你是知道的了？”太太悻悻然說。

“太太不知道，我自然益發知道了。”

“哼！不要瞞我。”

“太太不相信，自己去問。”陰百躲過了責任似的，輕輕一笑，嘴上的八字鬚，也急急的動了幾動，抓個空，就溜回書房去了。

太太匆匆走出飯廳。就放輕了腳步，走到慧子們的書房外面似乎聽見裏邊向日的聲音說：

“周英他們……打倒日本……”

“日本怎麼樣啊？什麼叫打倒？”太太在外邊不覺接了口，同時就走進去，見向日和他姊姊，各自坐在窗邊的椅子上，神氣很是嚴肅。

“我們說：‘日本租界又有了一種謠言。’”慧子做出不自然的微笑。

向日低了頭。

慧子忙站起身來，招呼她母親坐下。

“胡說！日本人不會造謠言，造謠言的祇有中國人！”太太拂然坐下道。

“不但日本租界有謠言，並且學校裏也紛紛傳說，說是日本又派兵到中國來，……同學都叫我作親日派。”向日說罷搖頭。

太太詫異道：“怎麼，我竟一點也不知道，昨天公使夫人來，還沒有提起，大概是些混帳中國人說的話，……哼！哼！中國亡了有什麼要緊，做我們日本人的奴隸，還是榮耀呢。好孩子，你們不要怕，有媽媽保護。”

“日本想滅掉中國，恐怕是做夢。”向日抬起頭來冷冷地說。

“孩子啊孩子，不要幫中國人說話了，中國不亡，你們做小百姓的，也何曾有好日子過，你們還不是靠了媽媽。

向日白瞪兩眼，連連嘆氣。

“不是說日本人都不好，不過說日本的軍閥太可惡罷了。”慧子低聲插了一句嘴。

“好！好！你們都說日本不好，日本……，簡直不認識你媽媽了。我也不願意再和這班豬一般的中國人住在一起了，和你爸爸算賬去。”太太氣沖沖跳起腳來就走。

慧子趕著叫：“媽媽回來，不要生氣，……”也就追了出去。

向日依然坐着，像沒有看見，過了一回，拿起桌上的筆來，似乎要寫什麼東西。

太太奔進書房，指着陰百的臉罵道：

“忘恩負義的東西，你現在的功名富貴，是那裏來的？全不想想初到日本的時候那一付窮相，不是我父親幫助你出學費畢了業，又給你托日本領事打電報給中國外交部，……那有今日？難道人家無緣無故肯替你出力，也不過要你知恩報恩，有了什麼交涉，好讓日本得點便宜罷了。這幾年來，看你還有良心，我也就常常寫信叫我父親替你運動運動，誰知你現在官也升了，財也發了，就指使這兩個小東西來造反了！……唉！我也不要命了。”說著就奔向陰百。

陰百以爲她又要來揪鬍子了，不覺把兩手握住嘴，身子往後倒退。不料太太這天却動了真氣，一頭撞去，陰百向後一仰，恰好碰在一張茶几角上，碰傷了腰，“哎喲”一聲，不覺吐出一口鮮血，太太也嚇了一跳。

慧子趕來，忙把陰百扶到榻上躺好，倒了一杯鹽開水給他喝著。

太太心裏雖有些著慌，面上却不肯露出來，冷笑道：

“呸！死了一百個中國人，只當死了日本一隻狗。”暗地裏却跑到外面打電話請醫生去了。回進來的時候，碰見向日從裏邊出來，嘴上帶一條很濃的墨跡。

“少爺，周少爺在會客室立等，要見少爺呢。”看門的老王進來說。

“那一個周少爺？有什麼要緊的事？”太太問。

“想是爲辦週刊的事吧。”向日支吾著忙忙出去。

周英已經等得不耐煩，在會客室裏轉圈子，一見向日，就說：

“你倒舒服，…在家裏坐著，我們推定你明天當主席，宣傳的事，已經換給別人了，那電稿擬好了沒有？快連傳單一同拿來給我。”

“你們何苦要我丟臉，”

“這不是客氣的時候，快拿……去。”

向日跑到了房裏，抽開抽屜一看，不覺呆了，傳單已經不見，連剛才放進去的一篇稿子，也已不知去向。急得跺脚道：

“這不是要我的命嗎！”

“是我拿的，你怎樣？”他母親在隔房高聲地喊著。

倒把向日嚇了一跳。說：

“罷啦，…罷啦，這真叫人當場出醜。”又求告道：“好媽媽，快還了我罷，省得別人笑話。”

“誰敢笑話，眼睛裏沒有娘的，才叫笑話呢。”

母子兩人爭論了半天，終於沒有結果。

老王又奔進來催說：“周少爺叫少爺快把東西拿出去。”

向日空手跑到會客室，坐下嘆氣。

周英著急道：“你傳單不拿來，又嘆什麼氣？”

“一言難盡，……你不知道我的……”

“我也略有所聞，此刻不及和你細談，傳單祇好再去添印，電稿我連夜去擬，不過你明天倘然不去，那可對不住人，也對不住你自己。”說著逕自走了。

向日記掛著父親，忙忙進去，只見慧子正在招呼他父親吃藥。他父親見了向日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正要說話，聽見外面木屐聲閣閣地響著，陰百就咽住不說了。祇叫向日打電話到外交部去告假：“說是病著。”

次日陰百起來，壁上的大鐘正打九點，慧子兄妹都已不見，正在詫異，只見外面有人探頭。

“是誰？”陰百喝問道。

老王帶著畏縮的樣子，趑趄著進來，四面一瞧，見沒有人，方低低說道：“少爺和小姐叫我告訴老爺，他們開過會就回來的，叫千萬不要讓太太知道。”

老王去後，陰百的心上有些奇異的感覺。又加

這一天刮著大風，院子裏的櫻花落了滿地，幾隻燕子在風頭裏徬徨飛翔，發出飢餓的哀叫，他眼睜睜地看着這些風景，不覺已過晌午，慧子兄妹還沒有回來。

一陣大風吹來，“……晚報……號外……”的聲音淒切而且動人，他忽然想買一份來看看。

一張號外送進來，上面印著二號大字的新聞是：

“本日學生開……會，被捕……人，……張慧子現押五區看守所，張向日案情較重，聞將解往戒嚴司令部……”

他覺得眼前一黑，……忽然跳起來喊道：

“豈有此理。……我堂堂張陰百的兒女，也可以捉得嗎？”

驚動了隔房的太太，連問：

“什麼？什麼事？”

陰百料瞞不過，就走進去把報上的消息，只說

了一半，……急得太太涕淚交流，忙換了衣裳，要見日本公使夫人去。

“太太不用着急，這事還得我直接去找警察廳長，太太且定一定神。”陰百婉勸了之後，太太無計可施，只得躺在榻上大罵中國人。

陰百坐汽車走了。

天色已經快黑，父子三人竟沒有一個人回來，太太把房間裏所有的中國東西通統放在腳底下踐踏，並且加以咒罵。忽聽得外面汽車聲，忙放下東西，跑到外面，只見陰百黃着臉進來。太太愕然道：

“喲，他們呢？”

“叫老王帶幾個人，把她們扶下來吧。”

幾分鐘之後，太太已把慧子兄妹，都安放在軟榻上，哭着問：

“怎麼關了一天，就弄到這步田地？”

陰百癱在椅子裏，喘吁吁地答道：

“說來氣死人，我剛才一到警察廳，就找着麻

長，說明他們兩人是我的兒女，要他即刻釋放。那東西現出爲難的樣子，托故想要避開，神氣之間，還在嘲笑我的治家不嚴，我氣沖上來，發了一頓脾氣，他害怕，才派人把他們兩人帶出，已經打得走都走不動了。我一見又痛又急，就打了那東西兩記耳光；顧不得別的，叫人把他們抬上汽車就走。”

“啊喲，我的兒呀，你們不聽娘的話，要替這班豬狗爭氣，現在倒被這班豬狗打了，這不是自作自受？”太太一頭哭一頭罵。

過了幾天，向日的傷漸漸好了，慧子本來沒有受多少傷，早已恢復原狀。陰百告假後不見一人，久已不聞世事了。一家正在說些閑話消遣。

“日本公使換人了，是我父親的反對黨，……”太太感慨地說。

老王拿進一個大封套來，陰百接過，拆開看得幾行；額角上的汗珠，就如雨點般直滴在那個封套

上，成爲一朵朵清楚的花紋。向日大吃一驚，忙拿來看是：

“外交部總長張陰百，侮辱官吏，縱容反叛，著即免去本職，聽候查辦，……”

太太不認識中國字，見他們的臉色，也已猜到一半，慧子把事情告訴了她母親後，太太也呆了。

太太已失了日本方面的援助，祇好由陰百一人出去運動，無如一班官使，平日都嫉妬陰百，這回借此擠掉他，連他自己的祕書還有分呢，此時誰肯替他說話，可憐陰百撞了一鼻子灰，只得回家料理出走的事。但是各處的財產，已被沒收了，祇有上海……租界上的幾所房子，還可以保存。

太太哭得淚人一般，陰百寬慰她道：“就算抄了去，剩下的也值幾百萬，足夠我們下半世的享福，你不要憂心。”

太太只是哭，不說一句話。過了半天才抽抽噎噎地說：

“我白操了半世的心，弄得一場無結果，是我回祖國的時候了，我也不犯着討…討…嫌嫌來吃你你們的飯，回我的日本……去。……”說了又哭，哭完又鬧。

這一夜大家都守着她沒有睡。第二天她又好了，合家歡喜，把行裝料理妥帖。上司那邊，已有陰百用了幾個錢打點，查辦是不成問題，他們很可以安然出境。上了船，各事也都安適，但見海天萬里，落日映水成奇彩。他們那隻船後邊，還有一隻插着日本旗的大船，似乎是同一航線，所以停泊也都在一起。

夜間，陰百一家人，都在甲板上賞玩月色，睡得很晚。次日起身，船已開動，陰百的艙裏發出一陣極端的騷亂，說是：

“太太不見了！”慧子心裏已經猜着了八九，忙忙走出甲板上，只見那隻日本船已經開得遠了，彷彿看見那邊甲板上，立着她的母親，正在揮着白

巾，向這邊船上道別。

陰百和向日也都出來看見了，明知追也無益，只有望着浩浩的長天，與沉沉的碧水，灑幾點悲淚罷了。

8370

812.85
1422

國立編譯館圖書

857.63
1176

一九二九年七月付印
一九二九年八月出版
1—2000册

本書實售大洋三角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197

15
276